

山的回响

——读凸凹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有感

□ 盛红

2025年除夕这天，我把热闹关在门外，徐徐打开的是凸凹长篇非虚构作品《龙泉山传》。这也是我在定居龙泉山下度过的首个春节，在电子版和手捧的纸质书样之间，走返凸凹书写的龙泉山。读后，眼前便只剩下一座空山，耳边却一直飘荡着连绵不绝的山的回响。

《龙泉山传》是作者凸凹用55万字的浓缩，来讲述这座山的全部。凸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落脚龙泉驿后，一直不断地对这方地域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以及书写，在今天的成果之前，作者已有了关于这方水土的人文地理随笔《花蕊中的古驿》，合作撰写的《天下客家》以及策划编撰与此相关的文学书籍就实在太多了。

正如凸凹在后记中所写：“对于这条从没人首尾拉通写过的山，我的难度是，如何于有限的时间、只用几十万字的文学性体量，将一切尽收眼底，而又有几分意思——至少读得下去……”于是，“顺应山脉的生成、结构、组织与衍变，《龙泉山传》跟着有了总述、侧重、专题和分述的架构，具体则由“我叫龙泉山”“主峰”“中段”“北段”和“南段”五个区间作背书式呈现。实操为，让一些事体呈线性集束，跋山涉水在山脉的时间轴上；让一些事体呈非线性发散，团身箍体于山脉之区块界限。”

正是这样的布局，才有了首章以第一人称为“我是龙泉山”的开篇，轻松吸引读者的视线，随它而入；才有了“是去见一个人的，却去见了……”“是去见一棵树的，却去见了……”“是去见一坡林的，却去见了……”这样出奇不意制造惊喜的悬念式架构。类似这样的布局无所不在。这是作者构思上的巧妙。如果没有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哪有此刻的巧思和妙笔？

也正是这无处不在的巧妙布局和拆分，才将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龙泉山全景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才有机会让以为熟悉此山的人得以重新认识它，让不熟悉此山的人了解

它、爱上它。这座山，不只有桃花的妖艳，晨曦中的日出，农家乐的悠闲，也不只有东山上场的客家文化，看不够的湖光山色，体育盛会，更有今日城市森林公园的无限生机，以及你未曾看见的延伸出去的一路文脉和精神根系。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正如一代文豪苏轼所言，我们被这座山庇护得太久，宠爱得太久了，已忘了它的真味和来龙去脉了。所以，当作家凸凹为这座山立传的同时，带来的是新发现、新思维以及新鲜感。

为一座山立传，除了独特的视角外，如何让这“庞然大物”可亲可近可读？作者凸凹用他一贯流畅的叙述语言，以纪实文体的方式，又兼具了一个诗人对文字独特的组合运用，在《龙泉山传》中通过人物、故事、典籍，全面呈现了龙泉山脉的生态与人文，挖掘了包括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在内的文旅资源，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相共情的文化和文字的盛宴。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龙泉山脉的自然地理特征，还通过实地踏勘和采访，展现了其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和独特的地质特征。关于曾经隐于山中的三线建设基地，是我尤其喜欢的部分。它是勾联三线情结的头，一旦挑起就波光潋滟。他让我看到，那些同样深藏于山里的秘密，它们悄悄地生长，默默地发光，并不动声色地将大地和人文紧密联系在一起。书里类似的章节，比如延伸出去的《北段》和《南段》，在我过去的记忆里，都只是单个地片断，是个体的存在，当作者凸凹将其打通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在龙泉山脉的脉系中，承一脉山水，得一脉风骨。

作者对文字的一种掌控，是游刃有余地在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之间的转换，让原本看起来比较枯燥的对一座山的文本阅读，变得十分轻松愉悦，这是非一般传记作家所能企及的。此外，书中作者与专注拍摄龙泉驿的摄影家嘉楠大量的摄影作品，以及艺术家们的绘画作品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更是进一步丰富了龙泉山的形象和内涵。

作者凸凹，我更多时候称其名本名魏平，再贯以几十年的大哥之称，连同龙泉山脚下的龙

泉驿区的缘分，实在太深厚了。我从19岁还在航天大三线基地时作为同事认识的凸凹，他对我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拐了个弯，但文学的缘分却从来没有断过，每次看到或拿到凸凹大哥的新书，甚是欣喜。我于1993年随着四川航天基地搬迁，率先进入龙泉驿时，凸凹甚至比我还早一步先到，我们又在龙泉山下继续延伸着这份新的与山的缘分，与驿的交集。如今看到凸凹端出如此厚重的对这座山的文字表意，将他几十年来在山前山后、山里山外的足迹和心迹，全方位地融入对龙泉山的书写中。我以为，唯有跟龙泉山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和深情的人，才可以去完成它的前世今生。

龙泉山脉不仅是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岷江与涪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它纵贯五市28个区市县，全长270公里，是四川省内重要的地理文化标志。此外，沿着龙泉山的走势，珠串般联结着无数的文人墨客，他们像吸石般逐渐沿山靠拢，著名作家阿来、梁平也将书院置于龙泉驿的洛带岐山村，成为新客家人，散文家蒋蓝更是让自己落籍成都东山十陵街道20余年。将客场变主场，还有太多的名字，他们于有形与无形间，将龙泉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体验。作家凸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以一部《龙泉山传》为龙泉山脉的生态多样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著书立说，使其成为备受关注的旅游和研究热点，提供了宝贵的范本。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生活和居住在龙泉山下数十年，我从勤奋写作的凸凹身上，看到了不为外界的喧嚣所累，执著于自己精神世界的陶渊明式的超凡脱俗和哲思妙想，我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作家于己于人于社会的责任担当。在阅读《龙泉山传》的过程中，我怀想过往，梳理心情，积攒勇气，也试想为安居在龙泉山的怀抱里能做些什么。

双重考验下的价值呈现

——浅谈高余长篇小说《渊之光》创作的借鉴意义

□ 董泽永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说：“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新近出版面世的长篇小说《渊之光》在长度、密度和难度等方面体现出了其显著的特征。长篇小说《渊之光》是射洪作家高余历时五年的一部心血之作。尽管高余曾经在诗歌、小说和评论等文体创作方面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当他确定要写作《渊之光》时，便注定了自己必然要面对双重考验。好在，他经受住这些考验，并以其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意义。

新体裁与大体量——考验创作者在自我突破中表现出来的驾驭题材、把控节奏和经营文字的能力。高余在写作《渊之光》之初，他要进行的是一种从平房到楼房、从多层到高层建筑似的尝试和自我突破。从短篇到长篇，决不应是单纯字数堆砌的质变，而应该是其《人物表》中所列93个人物活动的质变的文字世界，要让至少93个人的舞台异彩纷呈，这就注定了绝对不是小体量的文字可以承载的。事实是，高余用《渊之光》50万字的体量，做了最好的回应。

新题材与大主题——考验创作者对史实的搜集、梳理、提炼与逻辑推演和想象的能力。高余要面对的是一个历史题材，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载入史册的爱国英雄。主人公于渊在“万县惨案”（史称“九·五”惨案）、“清党”运动、四川省城警政与治安、配合红四方面军转移、出川抗日以及后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关心射洪家乡修第一条乡村公路、创建射洪县民盟基层组织，以及被捕、狱中等一系列人生经历，这可不是浅层的、一知半解就可以应对的。说到底，高余必须对多个特定时期的重大史事，即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事件经过，了解熟悉程度要高；对被赞扬为“民国以来，中国军人对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于渊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即微观的活动与生活的细节，掌握与想象能力要强。

作为民盟盟员的高余深知，于渊“既是民盟盟员，也是中共党员”的双重身份，并非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革命力量协同的缩影，其身份意义既体现在各自政治角色的使命担当上，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中的重要价值。因此，一开始，他就以

民盟盟员作家的身份自觉，把讲好于渊的故事作为使命来扛在肩上，把创作于渊这部长篇小说当作一次挑战来磨练自我。二是有合理的定位。他在《后记》中明确地说：“我要把一个英雄用平民的视角和普通的眼光写得有血有肉。”也就是，他动笔之前，就立誓避免脸谱化、概念化，要写出人物的精气神，把人物写活，写得让其音容笑貌始终如在读者目前，并让其从而受到深深的感染。三是有艰辛的付出；基于认识和定位的深度考量，高余知道，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小说，史实是生命，艺术是质感，两者必须要有机而完美的结合融合，于是他广泛搜集资料，如电视剧本《烽火人生》、《民盟射洪县志》、纪念文集《浩气长歌》，大量购买书籍，如《中国军阀词典》《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民国军事地图》和《中国共产党简史》等20余种，并进行实地走访采访，足迹遍布于渊老家及其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从灵魂深处的触动，到明确的思想认识，再到搜集史料、提笔为文、几易其稿、不懈的努力，艰辛的付出，像让一粒粒沙，凝成一块块砖，最终让《渊之光》成为了一座楼，高余用心血回应了自己写作的初衷。

在材料处理上，避免了机械的堆积。文本中看不到作者搜集来的资料的痕迹，比如，于渊出生后，因为其母患肺结核怕传染，就交由其姑妈于续霖喂养，于渊杀了王八（王舵爷）后潜逃，其后与海哥一路上的遭遇，在刘湘部队的经历，包括在万县“九·五”惨案的向外强开枪、在成都治警、出川抗日、回射洪创建民盟基层组织、组织修建第一条乡村公路，直到最后被捕和遇害于成都十二桥等等，所有的史料都被安排在生动的故事里面，一点没有生硬罗列感觉。

在细节调动上，作者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比如，在写到于渊刚刚接触到贩卖香妹的王八（王舵爷之前）时，这样写到：“我一脚碾压其脚，将这段时日来以来聚集在心中的痛苦奉还给了这个王八蛋，老子叫于渊，是香妹的大哥！上次挑粪你还讹老子一条肥猪钱，眨眨眼工夫你就忘记了！再不老实，马上弄死你！”这一简短的描写，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是小说中于渊的一段话，而这段话，不是于渊当时的原话，而是作者高余想象出来的，但放到故事里，我们没有感觉到作者在说，而是人物于渊在说，为什么呢？因为高余的想象，不是凭空空的，不是游离在人物当时情境

之外的，那么，这个想象就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物性格和此情此景的。于渊对香妹的爱，对王八的恨，和敢作敢为的担当，都瞬间跃然纸上。正是因为有这样合理想象出来的丰富细节描写，才使于渊及其相关的人物形象，显得血肉丰满，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的那种人物。

在结构安排上，作者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而且三部的标题《湿度之经》《经度之经》和《纬度之经》，从字面上看，它具有有一种对称性及深刻的意蕴。“湿度”和“经度”、“纬度”，显然都是比喻。我揣想，作者是以“湿度”喻其人物于渊，早年成长生活于涪江、梓江两江汇合这个特殊地理环境中，被其特殊民俗民风的滋养，既有朴素的情怀，又有血性的烈度，是其后来成为爱国英雄的重要根基。而“经度”、“纬度”，既喻于渊人生经历的纵横交错般复杂丰富，又喻其有经天纬地般的才能。其二，在具体展开书写时，作家采用的视角（叙述人称）也非同一般。除第一部开头“引子”的三行文字，是一个类似“全知视角”外，其余50万字，几乎均采用都是第一人称“我”这样的“半知视角”。而这样的“半知视角”又分为三个层面：从第一章“引子”之外起，一直到第三部《纬度之经》（第375页第四自然段末），都是通过于渊的全过程来描写的。直到这二人都因于渊没纸没笔没能再续写日记离世时，其后的10页（即最后10页），是于渊的儿子民权以“我”的口气在写。但其实，大多是于渊在以“我”的视角“记”（日记）和以“我”的口气“说”（探监口述）。小说采用这种视角的好处在于，以亲历者的视角细节，口吻叙述，就极大的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感染力和代入感，从而较好地达到引起读者共鸣的艺术效果。

小说语言娴熟自然，无论是描写于渊带兵抗敌实战的场面，还是写他跟妻儿一起的生活细节，写给穆瀛洲等战友讲述早年在老家于家坝的故事，还是写于渊被捕时家人和朋友的反应，都贴切地写出了丰富的人物性格。由此，作为爱国英雄于渊的形象是鲜明的，其性格和思想的形成，都因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得到了艺术性的诠释。

《渊之光》作为高余“新手上路”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些仍属瑕不掩玉。而且有此开局，作家未来的创作，一定是大可期待的。

当我们行走在故乡的街道、乡野时，我们会不会想起曾经的自己，抑或内心又在想着什么？诗人邓太忠用他的诗集《路过》告诉我们，在他的生命里，路过纯美的风景，路过依恋的故乡，路过名山大川、亭台楼榭，同时也路过坎坷与挣扎、泥泞与欢笑，一路走来，有欢乐、有烦恼、有诗意，有思辨。在行吟的旅程中，留下一串串珍贵的诗行和悠长的回味。

路过：感受神州之华美

在组诗《路过嘉陵江》中，一首《童年的岸》将我们拉回到童年的无忧与梦想中。童年纯真的理想，在那个夏日的阳光里悄悄生根、发芽、成长。江岸似母亲，以温暖的手，牵着懵懂的孩子，一路走来。童年的岸，在心中汇成一首歌，歌声里有“吹过的风 / 路过的云”的轻快，有“脚印深深浅浅 / 一直爬满父母的眼帘”的思念，有“童年的岸伸至心海 / 我走的多远 / 也是你身边的柳 / 柳边那一汪蓝”沉静的叙述，在《当船长的父亲》里怎能抵过父亲深厚的爱。在他并不宽厚的肩上，一边担着全家的生活，一边担着全家的安康、心酸，只能让急流冲淡。“帆一直是你的笑脸……顺水而下，逆流而上 / 心中的航标灯 / 亮在母亲的期盼 / 一碗回锅肉的团聚 / 背靠两岸的大山 / 又苦又甜” 艰苦的日子，父亲的笑脸，母亲的期盼，都在一碗回锅肉里得到满足，正是这一碗肉香，成为苦日子里最甜的回味。当“低缓的夏夜曲”响起时，搁浅的老船便随着“江岸的风景”走进往事，在一浪一浪的潮水里翻涌。邓太忠在时间里行走，在思想中驰骋，在精神里升华。谁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沧桑的沉酿，已然化作生命的赞歌：“风里雨里 / 望着晨起暮落的太阳 / 喃喃自语——这江岸的日子 / 温馨十分。这些意象仿佛就是诗人的化身，巧妙地将物我之间主客统一。

《路过东北》，作者感怀《中央大街》“一盏路灯的光影里 / 明亮的现实风生水起”，回忆山海关“穿过时空的隧道 / 演绎金戈铁马下 / 飞燕啼血的惊厥”。在《路过北京》中，他于蓦然回首间，看到长安街上“宁静的星辰”“长满春天的笑意”“秋天持久的甜蜜”，那“经风沐雨的华表”所承载的“那年、那人、那些事”，几度沧桑，几度兴衰，终成伟业，这是我华夏的奋争与荣耀。

诚然，我们在路过风景，路过悲喜时，这些意象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生命与世间万象中那根隐形的脐带，此刻，我最真切的感觉是：路过，是自在的流动，是精神的独白。新奇的构思，恰当的修辞，隐喻与通感的巧妙运用，不仅让诗歌语言充满张力，也增强了诗歌内容的厚重与宏阔，大大扩充了读者的思想空间，让读者的感受无限延伸至诗外的意境。

路过：与深重的历史邂逅

在邓太忠的诗歌创作世界里，回望历史、书写感悟，似乎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在《路过阿坝》，他的诗心被藏族奇特历史牵引。于是，他的笔下便诞生了《土司官寨》《梭磨河》等诗篇。“尘埃落定，一切归于平静 / 游荡在前台后屋上的光阴 / 穿过早已清空的骨头 / 纷繁的隐私里 / 缝合那些疼痛的伤痕”这是前世的印记，那些“清空的骨头”掩不住残酷与险恶、经年的煎熬与折磨，让伤痕在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疼痛与回忆。“木门这一声吱呀”是叹息，也是唤醒。在《梭磨河》看到过去的苦难，当红旗在风中飘扬时，梭磨河用清澈的水，冲洗了曾经的污浊，映照出藏族一家亲的欢愉与热闹。梭磨河是连接藏族民族心灵的纽带。鸟语花香里，有诉不尽的兄弟情谊，秋天的落叶里，满是浓烈的思念。土司的故事，随着梭磨河潺潺的流水，走进历史的深处，而藏族一家亲的故事，仍在继续精彩呈现。那些鱼，游出了迷茫，在东方红的乐曲里沉醉，让《翻身农奴把歌唱》响彻云霄。作者则以“一条鱼”的意象，在藏民的梦境里，共同感受那份自由、欢快、澄澈之美。

当邓太忠《路过大西北》时，“西域的风”轻拂着《莫高窟》曾经的过往，那位道士，用极低的价格，将一窟一窟价值连城的珍宝贩卖，让它们从此远离母亲温暖的怀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一个落日不能抵达的地方 / 走进自己的幻影 / 与这个世界 / 捉起迷藏的游戏”曾经兴盛的香火，在血泪的浸泡中，倔强地昂起头颅，将“绚丽的画卷”，深远的历史向后来者展示，伴着祈祷“回忆盛满脚印的空灵 / 你热泪盈眶 / 磕破额头之后 / 谁耕耘出了人生的永恒”这一声诘问，让忏悔成为莫高窟的咏叹，在作者心中，披着黄沙的莫高窟，依然留存着“飞天”的故事，“洞窟的深远”里，有风沙的涤荡，有长长的驼队，有深深的杆

一段诗意的行走

□ 王晓霞

——评邓太忠诗集《路过》

悔，更有国宝早日回归祖国的切切期盼……《路过济宁》驻足《太白楼》被那花间一壶酒拉住了思想，感念谪仙的狂放，随着他的诗句飞檐走壁，然后飘落在宁静的岸边，让安宁在心情里随意起落。《路过成都》于一碗茶中，回望《送仙桥》的仙气，感受《红牌坊》风生水起的日子，再现《金沙》的魔幻。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被邓太忠或豪迈、或婉约、或清新、或厚重的文字尽情表达，在唯美和新奇的意象里，是作者对历史的探寻、追忆、诘问、反思。质朴又真诚，表达着诗人内心的崇敬，诉说着诗人心中那些挚爱，回味着历史中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哪一句不是满怀深情地咏唱与讴歌？

路过：唱响生命的赞歌

读邓太忠的诗集《路过》，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些精心打磨的诗句，典雅唯美，诗味醇厚，意境深邃。他善用运用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手法，巧妙将“移情于物、融情于景、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结合，让他的诗歌变得能笑能哭能说话能行动，有情有意有生趣有性格。在《路过宁夏》中，《沙坡头》让“风沙惊醒的这段黄河 / 饱尝淘尽本色的滋味 / 怀揣几分醉意 / 东摇西摆，丢下 / 西夏王国难言的隐痛……风吹沙舞 / 一幕一幕地没演绎 / 成了沙坡头的梦境”曾经的苦难虽已随黄沙隐没，却被一杯酒唤醒，几分醉意里，流淌而出的有泪水，也有欢愉，一如“王维的酒杯”乘满的不仅有“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幽趣，“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洒脱，更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有人说，写诗高级的表达技巧莫过于移情及物，我要说，其诗何止于移情及物，他是将心之所想，情之所动，以及对生命的赞歌，自然融入到一句句诗行里，并由此延伸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与读者产生思想的共鸣。

《银川秦腔》中的借景抒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年深耕于诗歌园地歌者内心的浪漫与旷达，让“那些掉进地窝子的音符 / 叫醒了陈年的往事”于是便让其再次勾起沉睡已久的“金戈铁马的血腥与残忍”，“西周的奔放 / 秦时悠然灵魂的风韵”便从此陨落，这是叹息。邓太忠用他精练的诗行，向我们讲述着中国故事，这故事里，有历史的金戈铁马，有《西藏行》中《夜过唐古拉》时“星星低垂着一丝惬意”最寻常的缺憾，也阻断不了“高原的情绪 / 一直就这样渊博”。在《布达拉宫》“倾听你的声音 / 心灵有了归宿的呼唤 / 枝繁叶茂的愿望 / 从你开启的那扇窗 / 铺天盖地 / 成就这片高原深邃的美丽”这里是诗人灵魂的归宿，是诗心与激情碰撞后的醉美诗行，是高原的深邃，让诗人任思绪驰骋，情与景的交融，让西藏之美更加醇厚。

在邓太忠的行走中，他路过的何止四川、重庆的火辣，还有三峡神女峰的浪漫，《龙泉驿》的《桃花源》的幽香，《寒山寺》的寂寥，在路过济宁时，畅游太白楼，感受李杜聚的诗香，在阿拉善，沉醉于蒙古古调的悠扬，书写《骑射》的精彩，《舞者》的美妙。一路走，一路写，灵感在笔下，变成一首诗意的歌。诗集《路过》不仅很好地把握了“时间的艺术”，还巧妙地运用陌生化的表达，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感受诗画交融的美妙。那一首首诗，既让历史与当下实现互文性，让诗集中那些穿越时空的人、事、景、物与微妙含义在一行行诗句里得以淋漓表达，又能在视野、意象、渲染、烘托的不断跳转中完成哲思性。

本责编：张语婷